

THE CASE BOOK OF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

侦探小说最具魔力的标签，推理世界最顶尖的超级神探
淋漓尽致的推理情节、高潮迭起的剧情起伏
构建百年来最经典最永恒不朽的探案传奇

归来记(三)

◎阿瑟·柯南·道尔/著 ◎雨蒙/译

畅销经典
最新全译本
探案权威

安徽美创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一百年以来，英国伦敦的贝克街 221 号 B 总会源源不断地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有要求其主人办案的，有愿意为其主人服务的……这所房子的神秘主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侦探福尔摩斯，尽管他只是作家阿瑟·柯南·道尔笔下虚拟的一位人物。

1886 年 4 月，阿瑟·柯南·道尔受埃德加·爱伦·坡等侦探小说家的影响以及自己所从事的医学研究的启发下，利用业余时间构思出了第一个关于福尔摩斯的侦探故事——《血字的研究》。这个故事一开始并不受人重视，连续被好几家出版社退回，直到 1887 年年底才由沃德·洛克出版公司出版。一家杂志社的编辑看了《血字的研究》后，约阿瑟·柯南·道尔继续写一篇关于福尔摩斯的侦探故事，于是，《四签名》应运而生，在 1890 年问世，大获成功。

虽然如此，阿瑟·柯南·道尔仍不愿放弃自己所从事的医疗事业，他在伦敦开了一家诊所，但长期门庭冷落，他这才下决心弃医从文，一心一意地创作以福尔摩斯为主人公的一系列侦探小说。从 1886 年到 1914 年，他创作了五十六篇短篇小说和四篇长篇小说。1928 年至 1929 年，英国将整个关于福尔摩斯的故事分两卷出版，合称为《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推理严谨，节奏明快，丝丝入扣，起伏跌宕，引人入胜。它不断从各个方面提出各种问题，吸引读者去寻求答案，不忍释手。《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的魅力不仅在于搜寻罪犯过程的巨大吸引力，更在于其真实生动地描述了福尔摩斯生活时代的社会情况与风土人情。主人公福尔摩斯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他脚踏实地地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他的言行都是读者所熟悉的身边人，使读者很容易相信他就是现实社会中的一员，给人以真实难忘的感受。作为西方正统推理小说的扛鼎之作，《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的艺术技巧至今仍被侦探小说的创作者所借鉴。



编译者序

迄今为止，福尔摩斯的名字已成了大侦探的代名词，深受全世界读者的喜爱。福尔摩斯独特的性格与出类拔萃的才能百年来为读者津津乐道，众口传扬。福尔摩斯热也持续不衰，《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在欧美不断再版，译本非常多。我们本次的编译遵循和延续了原著在结构上的严密，以及合乎逻辑的情节处理，将英文原著和权威译本相结合，重新对整个探案故事集进行编排。

1891年至1892年，阿瑟·柯南·道尔先后创作了十二个短篇故事，结集为《冒险史》出版；这十二个故事是阿瑟·柯南·道尔分两批创作的，我们的编译本将此集分为两册。1903年是阿瑟·柯南·道尔塑造福尔摩斯的又一个创作高潮期，他利用自己的丰富知识，重拾笔墨，顺应读者的要求，令福尔摩斯在《空屋》这一故事中死里逃生，再次开始了一连串精彩的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并结集为《归来记》出版。这一短篇集共有十三个故事，内容厚重，篇幅众多，基于此，我们将其编排为上、下两册，留给读者相应的阅读空间。除此以外，我们编排了《回忆录》两册、《巴斯克维尔猎犬》、《血字的研究》、《四签名》和《恐怖谷》。

我们的编译本在尊重原著风格的基础上，语言生动、流畅，结构严密，我们的愿望是尽最大的努力赋予这一传世名作新的气息！

目录

金边夹鼻眼镜(续)

失踪的中卫

格兰其庄园

第二块血迹

附：福尔摩斯档案录

金边夹鼻眼镜

... de Amstellon
... de Schonevoo
... de Changeland
... de plek
... de
... de
... de

金边夹鼻眼镜（续）

教授的卧房很大，书架上堆满书籍，还有些甚至放在了靠近书架的地板上，屋子正中放着一张单人床。老人正头靠枕头半卧在床上，他的外貌很古怪，长着瘦削的脸庞，长长的鹰钩鼻，他抬起头时，深蓝的眼球深陷在眼眶中，低垂的眉毛遮掩着锐利的目光，除了唇边一些发黄的髭须外，他的毛发全白了。屋子中充满着呛人的烟草味，一支烟卷夹杂在他的白胡须中，还在一闪一闪地亮着光。他伸出沾满黄黄的尼古丁的手与福尔摩斯相握。

他措辞严谨，语调缓慢：“福尔摩斯先生，抽烟吗？请抽一支。这位先生也尝尝，这可是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埃俄尼弟斯特别替我卷制的。他每两周就会寄一批来，共一千支。抽烟的确不太好，真的，但一个老人的生活很难找到什么乐趣，现在我只剩下了抽烟和工作了。”

福尔摩斯接过一支，点燃了，他的双眼机敏地打量着四周。

老人接着感叹：“可现在连工作也没有了，仅仅只有烟草陪伴



我！唉，真是不幸啊，我哪还有心思工作！真是天妒英才！多有为的年轻人呀！我保证，只要再经过几个月的培训，他就能在工作上替我独当一面。福尔摩斯先生，此案已有眉目了吗？”

“还不清楚。”

“假如你能破了这个案子，我将感激不尽。这样的打击对于像我这样的残疾人和书虫而言，不亚于当头一棒，我简直无法集中思绪。这下好了，有你这样优秀的侦探参与此案，我就放心了。您所从事的工作需要极高的天赋，当你面对任何事情时，都能泰然处之，对于你的参与，我真感到万分荣幸。”

老教授还在唠叨着，而福尔摩斯则不停地四处走动。他似乎也与屋主人一样喜好来自亚历山大的烟卷，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吸烟有如此之快。

“哦，先生，这简直就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看到桌子上的那叠稿件了吗？那可是我近几年心血的结晶，我深入地研究了天启教派的理论基础，细致地分析了在叙利亚以及埃及科普特寺院中发现的文献资料。这部巨著一定很有价值。可是，我没有了得力助手，自己体质又虚弱，能否完成这部著作还是个问题。哦，你抽烟的速度竟比我还快，福尔摩斯先生。”

福尔摩斯淡淡一笑。

他又取出一支来，这已是第四支烟了。他用上支的烟头将它点着，缓缓地说：“我算得上是个鉴赏家，不想老是盘问您，给您平添麻烦。考芮姆教授，我听说出事时你正躺在床上，肯定对事件一无所知。只是我想请教一下，不幸的威洛比临终时说：‘是她，教授。’你如何理解这句话呢？”

金边夹鼻眼镜

... die Anstellung
... die Schwestern
... die Augen
... die Handschuhe
... die Gläser
... die Feder

教授摇摇头。

“苏珊一直在乡村长大。她有时候简直蠢得像头驴。我认为这只是年轻人在神志不清时的胡言乱语而已，而苏珊居然将它理解成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

“你如何看待这件惨案呢？”

“或许是偶然事件，或许是自杀，我也只是对我的仆人这么说过。青年人有可能因为无法面对挫折而选择自杀，比如失恋啊等等，我们是无法窥探他们内心世界的。所以我认为，他自杀的可能性并不小。”

“那么眼镜呢？”

“我只是个爱空想的读书人，对这些生活细节并不善于解答。可朋友，爱情往往是难以理解的。再抽一支烟吧。我很高兴你这样喜爱我的烟草。当一个人对生命不再珍惜时，他们在最后时刻往往会抓着一把折扇、一双手套或者眼镜之类的小物体。这位先生提到草地上的痕迹，可这种线索并不可靠。至于那把小刀，也很可能是年轻人跌倒时抛出去的。或许我的解释无法使你们信服，但我始终认为这小伙子是自杀的。”

福尔摩斯对教授的解释似乎感到很诧异，紧接着他又低头吸起烟来，一边思索，一边来回走动。

几分钟后，他才又抬起头来不经意地问：“考芮姆教授，你书桌的小柜子中锁着什么？”

“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是些证件、我在大学里获得的各类证书，以及我那不幸妻子的来信。钥匙在这儿，你可以打开看看。”

福尔摩斯将钥匙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最后把它还给了教授。



他说：“这钥匙对我没什么帮助。我倒希望能独自到你的花园中走走，以便静静地思考这个问题。你对此案的看法，也不是完全不成立的。考芮姆教授，打扰你休息了，十分抱歉。午餐前你可以安静地躺一会儿。下午两点后，我们再来向你汇报相关情况。”

我和福尔摩斯在花园的小路上慢慢地走着，他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我感到有些奇怪。

“有头绪了吗？”我终于忍不住问。

“这可得看我所吸的那些烟卷了。或许我弄错了，这些烟卷会助我一臂之力。”

我诧异地说：“福尔摩斯，你为什么——”

“到时你就清楚了。其实吸烟也并没多大害处。当然，眼镜店也是个很有希望的线索。但万一这条线索查不出什么，那另一个方法也不失为一条解决问题的捷径。啊，马可太太过来了！只要和她谈上五分钟，准能对破案有所帮助。”

其实读者早该意识到，只要福尔摩斯乐意，他就很能讨女人欢心，并且能获得她们的信任。五分钟后，女管家已十分信任他，他们就像一对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投缘。

“你说得对，福尔摩斯先生，他总这样拼命吸烟，一定是有原因的。他甚至可以整日整夜不停地吸。有一天早上，我去他房里整理东西，那烟雾浓得就像伦敦的雾一样。不幸的史密斯先生也会吸烟，但很有节制。对于教授而言，我真不知道吸烟对他是有益还是有害。”

“哎呀，吸烟会影响食欲。”

金边夹鼻眼镜

... de Amelk...
... de Schone copie
... de gelykheid van
... de plaats van
... de gelykheid
... van een...

“先生，我不太明白。”

“我猜教授的食量肯定很小。”

“这不一定，他的食量不稳定，时多时少。”

“我相信，他今天就没吃早餐。我看他不停地抽烟，午饭大概也可以免了。”

“你错了，先生，事实恰恰与你的想法相反，我从没见过他有这么大的饭量。他早上吃得很多，中午又点了很大一盘肉排。真是不可思议。我却不一样，自从见到史密斯先生那副惨状后，就对食物根本连看都不愿看。没错，世人总是形形色色的，教授就不会因这事而坏了食欲。”

我俩就这么在花园中耗掉了整整一个上午。有传言称，前天早晨有几个孩子看见了一个奇特的妇女出现在凯瑟姆大道上。斯坦莱·霍普金忙不迭地赶去调查。可当我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后，顿时变得有气无力了，我还从未见他这样。他甚至对霍普金所带来的消息也毫无兴趣。霍普金说：“确实有些小孩见到过像福尔摩斯先生所描述的那样一位妇女，她带着一副眼镜，可能就是夹鼻镜。”用餐的时候，苏珊一边服务，一边积极地提供情况。福尔摩斯对她所说的话倒蛮有兴趣。她说：“昨天早晨，史密斯先生从外面散步回来，半小时后惨案就发生了。”我实在想不通这对破案有何帮助。但福尔摩斯却将这一情况纳入了对案件的解释中。突然，福尔摩斯站起来看看表说：“先生们，咱们上楼去吧，已经两点了，和老教授谈谈吧。”

老人刚吃过午饭，桌上空空的盘子表明他食欲极佳，看来女管家说得很正确。他转身望着我们，目光闪烁不定，给人一种神



秘感。此时他已穿戴整齐，坐在靠近炉火的地方。口里仍旧叼着烟。

“福尔摩斯先生，这个惨案你调查清楚了？”他伸手将桌上的一大铁盒烟卷推向福尔摩斯。福尔摩斯刚伸手去接，却不巧将盒子弄翻在地。我们只好弯腰去拾，烟卷滚落得满地都是，足足花了两分钟才拾完。当我站起身时，看见福尔摩斯眼中闪动着兴奋的光芒，他的面颊更红润了。只有在最紧要的关头，我才见到过这种一闪而逝的临战表情。

“没错，这个案子我已经查清了。”

霍普金和我惊得张开了嘴。教授松弛的脸部颤动起来，同时露出一一种讽刺的笑容。

“是吗？在花园中？”

“不，是在这儿。”

“在这儿！什么时候？”

“此时此刻。”

“福尔摩斯先生，不能这么开玩笑。这可是件极其严肃的事情，不能这么随随便便的。”

“教授，我的每一个结论都经过了调查核实，我能肯定它的正确性。关于你的动机，以及你在此案中充当的角色，我还没弄清楚。或许，过会儿你愿意亲口告诉我。现在，我将两天来所发生的一切讲述一遍，这样一来你也就清楚我所要问的问题了。

“昨天，一位妇女悄悄地溜进了你的书房，打算偷偷带走你柜子中保存的文件。她有钥匙，但不是你身上的那把，这我已检查过了，你的钥匙上没有造成那道划痕的轻微掉色。我清楚，你并

金边夹鼻眼镜

... dit Amelkoo
... Schone copie
... Changelook van
... te plek op de
... schone in de
... de gheleijde
... van een andere

不是她的同谋，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她会来抢文件。”

教授吐了一个烟圈，说：“这倒是很有趣，并颇具启发性。你似乎已掌握了这位女士不少的情况，很自然你也能弄清这之后她的行踪喽？”

“对，先生，我正要往下讲。当时，你的秘书不巧进了书房并抓住了她，为求脱身，她随手抓起书桌上的小刀刺过去。我想，这位女士并不想杀死他，所以这只是个偶然事件；假若她预谋杀人，一定会准备武器。见青年倒下后，她内心无比恐慌，拼命往外逃，但威洛比在抓扯中扯下了她的眼镜。没了眼镜，她什么也看不见。本想沿着来路逃跑，却由于眼睛的缘故而踏上了另外一条过道，因为这条过道也同样铺着椰毛垫。等到她发觉出了差错时，已来不及了，退路被切断了。怎么办？她没法后退，又不能呆在原地。于是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她上楼推开房门，进了教授的房间。”

教授瞠目结舌地坐在那里，死盯着福尔摩斯，目光中流露出极度的恐慌和惊诧。他故作镇定地耸了耸肩，喉咙中发出一声干笑。

“你确实很聪明，福尔摩斯先生。但是你疏忽了一点，我一整天都待在屋里，并未出门啊。”

“我知道你没有出门。”

“你的意思是我一直在床上躺着，却根本就没发现有人进屋？”

“我可没这样说。你不仅注意到了，而且还和她说过话，到现在还打算帮她逃跑呢。因为这个妇女，你是认识的。”

教授猛地站了起来，发出一声狂笑，闪烁不定的眼神中游离着最后一丝幻想。



“你疯了！你胡说！我帮凶手逃跑？她在哪里啊？”他叫喊着。

福尔摩斯平静地转过身去，指着屋角一只高大的书柜说：“她就在里面。”

刹那间老人呆住了。他的双手颤抖地舞动着，紧接着瘦弱的身躯又颓然跌落在椅子上。此刻，屋角的书柜门自动开了，一位女士匆忙地走了出来，在屋子中间停下。她的口音带着很浓的外国腔：“你说对了！先生！我就在这儿。”

她看上去蓬头垢面，背上居然还沾着墙角的蜘蛛网。她的身材和脸蛋恰好与福尔摩斯推测的相同，她不漂亮，长长的下巴使她显得很固执。由于刚从暗处出来，本来就不太适应，再加上深度近视，所以她站在那儿一个劲地眨着眼睛，努力要看清面前的人。尽管她长相平凡，但那端庄的举止和从容的表情使她表现得顽强而豪迈，令人敬慕。

斯坦莱·霍普金上前抓起她的手臂，掏出手铐就要铐上。她庄重地将霍普金轻轻推开。老教授缩在扶手椅上瑟瑟发抖，他阴郁忧愁地注视着她。

她平静地说：“先生，我被捕了。在柜子里，我听到了你们全部的谈话，知道没有必要再隐瞒了。我愿意说出真相，那个不幸的青年确实是被我杀死的。你说得对极了，这纯粹是一起偶然事件。我没注意到自己手中抓到的竟是把刀子，我向他刺下去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点。我之所以这样做，只是期望他能放开我，上帝作证我没有撒谎。”

福尔摩斯说：“我很信任你，夫人。你的身体好像不是很好。”

她脸色很苍白，再加上满脸的尘土，就更加难看了。她在床



沿边慢慢地坐了下来。

“我的时间不多了，但还是会告诉你们全部实情。我是他的妻子，他是俄国人，不是英国公民，我不愿讲他的名字。”

老人激动地喊道：“愿上帝保佑你！安娜！上帝保佑！”

她轻蔑地扫了他一眼，说：“塞尔吉斯，你为什么要如此痛苦地活在世上？你毁掉了多少人，而你自己也不曾拥有过幸福。但是否该让自己受到惩罚，依然由你本人决定。我一定要说出真相，否则就来不及了。”

“先生们，我确实是他的合法妻子。我俩结婚时，我正在俄国某城念大学，我不愿说出这个地名。当时他五十岁，我二十岁，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傻姑娘。”

“愿上帝保佑你。”老人叨念着。

“我们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是革命家和革新家。我们组织的成员很多。后来有一位负责人不幸遇害，整个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而他却为了那一大笔赏钱和自己的性命，居然做了叛徒，使组织成员全部被捕，其中也包括他的妻子！我的战友们不是被绞死，就是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我那时去了西伯利亚，但并不是终生流放。而我的丈夫带着那笔肮脏的钱到了英国，过着目前这种安宁富足的生活。他心里明白，如果我们的人打听到了他的下落，不出一星期他就会死于非命！”老人颤巍巍地取出一支烟卷，羞愧地说：“安娜，我任你处置，你一直待我很好。”

“你最大的罪恶我还没有说出来。在我们组织中，有一个正直、善良、无私而又热情的人，他的这些优秀品质恰好是我面前这个人所缺乏的。他一向痛恨暴力，并坚持抵制任何暴力行动。假如说使

金边夹鼻眼镜

... dit Amelkoo
... Schouin copie
... Chingelbood van
... te pleit op de
... de gheleijde
... van een andere

用了暴力就是犯罪的话，那我们全是些罪人，只有他例外。他总是来信规劝我们放弃暴力。这些来往的信件可以证明他无罪。另外，我的日记也可证明这一点，在日记中我真实地记录了我对他的感情以及组织成员对他的评价。但是当我的丈夫发现后，却卑鄙地将这些证据全部偷偷地藏了起来，甚至极力编造谎言以期使这位年轻人被判死刑。虽然他没能得逞，但这个优秀的青年阿列克谢依然被作为罪犯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在盐矿当苦力。你好好想想吧，十恶不赦的家伙，这么高尚的青年却要背负着罪名过着奴隶般的生活，现在你的生命就握在我的掌心，可我最终还是放过了你。”

老人吐着烟雾，喃喃自语：“安娜，你真是很高尚。”

她吃力地慢慢站起来，紧接着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便又跌坐下去。

“我得把话说完。我刑期满后，就满世界地寻找那些信件和日记的下落，我知道这些东西足以让俄国政府释放阿列克谢。后来，我打听到我的丈夫在英国落脚。经过长达数月的艰辛查访，我终于得到了他的确切住址。我深信他会保存这批信件和日记的，因为在西伯利亚时，我曾收到过他的来信，信中引用了许多我日记中的话来责备我。我太了解他了，像他这种报复心极强的人，一定不愿将这些东西交出来解救他的情敌。我只能自己来取。所以，我雇了一名私家侦探协助我。这位侦探就是我丈夫的第二位秘书——塞尔吉斯。不久，他就侦查到我要找的那些东西全都被锁在一只小柜中，还为我取了份钥匙样后，就不愿意再做下去了。他走时帮我画了份房屋的平面图，并说明秘书的卧室也在楼上，但上午书房中通常是没有人的。为了正义和公理，我战胜了胆怯，



决定亲自前来取出这些东西。没想到，代价是如此的惨重！

“正当我要锁柜逃走时，这个青年闯进来抓住我。就在当天清晨，我还向他打探过考芮姆教授的住址，只是当时并不清楚他就是教授的秘书。”

福尔摩斯插话说：“没错！威洛比从外面回来后，就把这事儿告诉了考芮姆教授。他临死前所说的话，就是想告诉教授是那个女人杀害了他。”

这个妇人的面部剧烈地抽搐着，似乎痛苦难当，她用一种命令般的口吻说：“请让我说完。青年不幸倒下后，我逃出书房，在极度恐慌中误闯进了我丈夫的卧室。他并不想救我。于是我就威胁他：假若我被捕了，我绝不再袒护他，我会通知组织的成员。我之所以这么做，不是为了苟且偷生，而是为了救出那位高尚的朋友。他知道我的个性，从来都是说到做到，所以才在万般无奈之下掩护了我。他让我躲藏在那个无人知晓的黑暗角落里，让佣人将食物送到卧房，以便让我就餐。我们已经商量好了，一旦警方撤走，我就趁着黑夜溜掉，永远不再回来。不幸的是，这么天衣无缝的事情居然被你们识破了！”她从胸前取出一只小包，把它庄重地交给福尔摩斯，说：“我最后还有个小小的要求，希望你无论如何要答应。这只小包可以解救阿列克谢。先生，你总是站在正义和公理一边的，我把它委托给你，请务必交到俄国大使馆。我已经尽力了，而且……”

福尔摩斯忽然大叫：“制止她！”并一下扑到她前面，一把夺过她手中的小药瓶。

她倒下了，吃力地说：“晚了！太晚了！我来的时候就已经吃

金边夹鼻眼镜

... de Amstellon
... de Schonevoo
... de Amstel
... de Amstel
... de Amstel



福尔摩斯忽然大叫：“制止她！”并一下扑到她前面，一把夺过她手中的小药瓶。她倒下了。